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孟子上

軻氏願學孔、性善其所宗、知能出孩提、仁義從擴充、經德息邪遯、浩氣藐王公、進退裕綽綽、仕止歸時中、

問孟子謂告子先已而不動心、如何他却更比孟子得之蚤也、羅子曰、不動心是個效驗、而爲之必有

其道此個道字包含最廣今人只曉得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强制與孟子不同不知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謂心渾是兩樣如黑白氷炭之異相去遠甚也曰若論工夫則告子孟子謂之不同則可至於心之在人從來只是一個如何却有兩樣曰吾儕讀書多是潦草更不肯把聖賢言語細細滋味丑問孟子所長他說出兩句話頭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儕若肯就在此二句中討他一個消息便見不動心的工夫非告子可同所

心不動之根源、尤非告子所可彷彿矣。若於孟子此章、脫去言詮、探他底蘊、所謂知言者、不是知其他的言、只是在孔子一人身上、知其言極精極純、而為至善也、只是將孔子之言、去盡知天下古今羣聖羣賢之言、皆不如孔子一人之言之為至善也、孔子至善、只是個時、孔子時中、只是個易、孔子之易、只是個乾坤、孟子翻出、便叫做浩然之氣、夫浩然其至大、浩然其至剛、浩然其配道義、而塞乎天地、正是畫出此個心的氣象、以顯出古今不動

的根源、所以只言氣而不更言心也、又翻出不動的工夫、叫做以直養而無害、夫人生而直、乾動而直、人生而直、則生生不已、便無害其爲直矣、乾動而直、則乾乾不息、亦無害其爲直矣、豈又不從心體不動、描出一個分毫不動的工夫、增也增不得、減也減不得、不增便不助、不減便不忘、渾是一團妙理、又渾是一團生機、而叫做集義所生、孟子之所以爲心、孟子心之所以爲不動、是如此入頭、是如此着落、是如此以顯學孔子、則將說是不動、而

未嘗不動，將說是動，而未嘗或動，如泛巨海之汪洋，而莫究津涯，如遊大荒之渺漠，而無從底止，此只可以自知，那肯把向人說，矧對公孫之徒，則只勉強名狀以相應酬，竢其三復自得，而云告子之不動心比我更易易也。

問告子之心，其不同處可得聞與，羅子曰，告子自已的話頭現在，有甚麼難見，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

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一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事物便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者孰爲難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爲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況此心眞體原本乎天天心何有原宰于神其布護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自是

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踰其堅萬里青雲曷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何啻倍蓰此後直至秦漢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杳然絕嚮都是緣諸大儒先初起志愛好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情識既作情識強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黃[illegible][illegible]日而遂增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說計較之端名爲靈竅視諸塵寰遂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便爲學好無奈覓真不着乃就假

而不疑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愈深間一二明眼者痛心相呼期圖共濟反詆爲狂妄而疾之蔑棄斯世忽爲夫明吾道已逢昌運有志孔孟之學者惟及時勉之

問孟子知言養氣並舉爲言乃於養氣處說出許多工夫至知言只畧說效驗更不及工夫豈知言便如是簡易與養氣全不類耶一友日知言養氣原是一理亦俱簡易卽如象山指敬仲剖扇訟爲是非之端敬仲卽一時悟徹本心便渾然與天地同

體知言養氣何嘗有二理哉一友云不必別求但細看孟子論養氣於孔子則欲願學於夷惠伊尹則云不同道於告子勿求諸心之論則斥爲義外是氣無不養者即是言無不知也一友又云以其觀之却似微有先後或曰孰先孰後曰知得方能養氣是工夫入手處養成方能知言是工夫得手處羅子曰必如是乃完全也

羅子曰大丈夫之生其力足以勝天下之重寄而不見其爲勤其思足以審天下之微幾而不覺其爲

慮悠然於萬有之中而超於何有之外此其精之也誠預而其蘊之也亦誠宏且遠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氣吾氣也而其氣之所自出與所依同則非所私焉者也人顧其所自知者何如耳誠使虛中洞啓靈竅豁牖通若久藏蔀屋忽駁崇臺大何蒼蒼地何茫茫則吾氣之所自出與氣之所自出固將一睇而可以盡收一念而可以全攝冥契融了無隔礙矣夫融了無隔礙之知廓了無隔礙之才涵了無隔礙之秉應了無隔礙

之感則太阿出匣毫忽奚容實鑒懸空幽微畢燭
此孔孟經綸之術所以獨異于義襲之小道而久
假之伯功也

羅子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軻
氏得之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夫天地是乾坤之德久且大而所
由以着見者也吾夫子贊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
物夫易廣矣大矣資始萬物而靡一之或遺焉慱
矣厚矣資生萬物而靡一之弗成焉要之實一元

之氣。渾淪磅礴。浩渺無垠焉爾。是氣也。名之爲天則天矣。天固乾之所以始乎坤者也。名之爲地則地矣。地固坤之所以成乎乾者也。名之爲我則我矣。我固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夫合天地萬物而知其爲一氣也。又合天地萬物之氣。而知其爲一我也。如是而謂浩然充塞乎其間也固宜。如是而謂大之至而弘足以任重。剛之至而毅足以道遠也。亦宜。是故君子由一氣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直達順施。而莫或盃之也。本諸其自然而

已也。乘天地人物以敷宣一氣也。充長成全而莫或損之也。亦本諸其自然而已也。

問學者將天地萬物一體處理會得明盡。則仁便可識。其功是否。羅子曰。程子欲人先識者。識此仁也。仁者天之生德。活潑潑地。昭著心目。苟一加察。即眞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自在其中矣。如入井一段。既是怵惕惻隱。則我與孺子。原如手之捫足。唇之護舌。又焉有二體。我若先行理會方可言仁。則孺子之救。途人同之。非惟不必理會。而亦不暇

理會矣。

羅子曰、乍見孺子入井、而發怵惕惻隱之心、是無所爲而爲也、若生於惡聲納交要譽、則是有所爲而爲矣。有所爲而爲、即人欲、非天理也。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善、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已過、或聞人善、明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

成聚三年成邑二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開善再拜也哉因言舜事羅子顧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益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飛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礙胞次多氷

豈徒亦自善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爲宗，一切氣禀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羅子曰：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滯不通，一至於是，豈亦氣質之爲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爲子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于孟子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且

質之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為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況天命之性、周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充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

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謂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爲善蓋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天下惟中人若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

世人多不可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辨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曰然則諸儒之說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耶、曰儒先立說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套、漸漸失眞、旣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二之、否自分屬、殊不知理至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言、而集說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安望其妙契儒先之旨、而上泝孔孟之宗也哉、曰然則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

有所自而不可專執其爲性也又請爲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人亦不下百十余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

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為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為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皆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然同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為天命率天性以為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

故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問人性之善、是其本然、而聖人立教、又必要許多工夫以盡其性、何也、羅子曰、盡性工夫、且勿論、但云人性之善、是其本然、此語果從心而發乎。抑聽得他人之言。而謾爾云云也。曰此豈從人言、實是自已見得、羅子曰、孟子當時一說性善、其在門、高弟如公都萬章、俱紛紛諍辨、辨樂正子名爲好善、而信有諸已、在疑悟之間。至於宋時諸儒先、則直謂孟子只說得一邊、須補以氣質方備、然則吾子

聰明，竟能獨超乎古今也耶。曰性字原從心從生，則性本是心中生出來的，安得不善，但人自家不能保守，便惡了。曰如子所言，分明在字義上看，此性當作善，至在人身上看，此性却不免是惡了。予何曾見得性果善，要之性善一着，是聖凡之關。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是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九矣。此不是他肯自放過，蓋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真正舍死拚生一段精神，决未許草率透過也。

有問居天下之廣居一條、羅子曰、大丈夫亦人而已矣、丈夫之所以為大者、亦自識其人而已矣、孔子曰仁者人也、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天地萬物渾然同體、非天下之廣居如何、又曰義禮皆仁也、則即人之欲廣其居者、其門路自然開闢、廳事自然嚴整、機之不可已焉者也、所居既廣、則可以容賓旅、庇寒士、而與民由之、其餘事矣、否則居躬亦足以傳子孫、如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安往而不自得耶、何富貴之能加、而貧賤威武

之能以損減也哉。作人至此，果是出類拔萃，軒軒昂昂，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或問好辨大意何如。羅子曰：孟子之辨，只是辨個天下之生，而生尤莫重生於其心也。故洪水溺人，未便溺心，夷狄猛獸害人，未便害心。一至春秋弑逆漸起，人心大壞。孔子繼禹周而作春秋，全是救天下之生，然猶是顯惡，可得誅討。及至楊墨之言，一生於心，則其生生之心，已被遮掩，安得而不闢之。

某嘗謂

高皇六諭、眞是直接孔子春秋之旨。聳動忠孝之心、不必言距楊墨、人人知君父之恩之罔極也、寧非世道一大治、而天下後世獲甦生也哉、

一貫編上孟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孟子下

問仁之實一章羅子曰此章書與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般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願學孔子的實事也葢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毋胎中來百無一

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子聖
賢卽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卽此個名而已三
代以後名盛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
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養之學宮之傍而
本心不失又遇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蚤聞故其
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而少
自少而壯 一刻也離不得又自身而家自家
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
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眞時便原自不會去也久久

勞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了
自然有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
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既熟則子愛其親而
親亦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
和美一團而宗族家邦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
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
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
非聲容之盛而樂樂之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說樂
之極其實是形容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

是絜矩孝弟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
手舞足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未後得力處
功夫只是知得透徹而久久弗去耳今卽孟子七
篇看來那一句話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會離了孝
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
而爲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詘之楊墨仁義
則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則以孝弟而勝之只
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只孝弟二字所
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生平願學孔子果

言也已。

羅子曰。世俗恒言天下太平。似是異事。故或曰。有象。或曰無象。若孔孟言之。則只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天下平也。今若以麒麟生。鳳凰至。謂作太平。便是難事。如親親長長。則誰家無父母。誰家無兄長。亦誰不能孝。誰不能弟也。可見太平之福。只在目前。但人家子弟。却多不能愛用。往往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愛他人。又不會愛得好的。敬他人。又不會敬得好的。所以更相染習

驕傲成風，爭鬭所由起，而訟獄所由生也。要之亦自其爲祖父兄長者，與有責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之縉紳，遠來相聚，須責備爲父兄者，以積善爲事，爲子孫者，以孝弟爲心，則便保合大和，乃利貞也。夫大和者，非保則不能久，然非保合，亦未能久保者也。故祖宗積善數十百年，而敗在一人。子孫風俗孝弟，亦壞在一個，皆非所謂合也。今要保合，却在利貞，貞者，正而固也。今爲父兄者，果能以正自持，而不

偏其心則財產物業視人猶已待疎若親必不肯侵損鄉族以獨肥已身爲子孫者亦能以正自持而不邪其思則必以父母之心爲心以兄長之心爲心又肯反道悖德以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耶況此段意思不止於家道有益如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何等大事亦不過曰入則孝出則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何等大事然亦不過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爲聖爲賢亦在日前人亦苦自不能受用耳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羅子曰凡看經書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夫子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推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為善也哉曰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其得根

本乎、亦還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卽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卻生而卽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卻生而卽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視然未必其視之能辨也

赤子之耳止是聽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個入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子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會

過赤子之耳以爲耳，換過赤子之目爲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噫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由良知而克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克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

羅子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

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竟莫得其實乃命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衆皆躍然曰先生其識得眞氣

面者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紅之皆春也

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即率性之道否。羅子曰。近世諸儒。亦有如此作解者。但未的確。須要從頭說起。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爲道。然而非其至者。必脩道成全。而爲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立教。而曰大人之學之道也。蓋隆古神聖。自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爲人倫之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爲學者。皆以意爲學。而說學者。亦皆

以意爲說故雖有可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萬世而致遠則泥也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夫子之願學所學則皆大學之道以此深造則雖忘食忘憂却信古好古以直探性命之微而悉悉至善之矩着力固極其奮銳辨擇尤極其精詳久之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則我卽聖心聖卽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中國爲一身統會萬古爲一息哉如是而自得之妙居安資深之益以至左右逢源之歸固不待辨說而其理自見矣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今註疏皆主偏全分別不識此外更有他說而可相發明否也羅子曰孟子此個幾希二字類之他章舜之異於深山野人夜氣之好惡與人相近皆是指乎性體而所指性體亦且最是微妙況存之則入聖賢去之則同禽獸其關係亮非小可安得遽以眼前形氣麄迹而輕易言之也哉竊謂此章歷論羣聖其意主在憂勤惕勵然憂勤惕勵生於覺悟警醒今承下問敢以此覺字爲人之異於禽獸處也蓋天命流

行物與無妄萬民萬物並育於霄壤之中其靈性生生渾然一體而無二樣然其性雖同一生生其生雖出一靈妙皆知不待慮能不待學總自造化窩中順便布護從早至晚從古至今流行而了無停機直達而了無轉識也惟是人在萬物之中其靈明禀得猶多而聖生吾人之內其神明尤爲獨至故其知能雖普地而同然而其覺悟則超羣而先得百姓雖日用而不知較之物類頑冥猶堪呼喚而提命之也此則天地間人物一個大限而君

子小人或存或去猶似便有憑據也孟子云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從覺處形容其大小難易之不同焉爾至其根源則又皆從易經透將出來其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然則聖人性反之覺又不總是大易之逆知也耶曰憂勤惕勵生於覺悟此人物之爲大異君子庶民之所爲不同果是一言而極其分曉矣但謂聖賢逆之知覺又有大小難易之分否也曰觀之其論大舜禹湯亦自可見蓋聖賢存此憂勤惕勵原是以完全已

性而性則惟是生化之仁合宜之義其所統宗也大舜之庶物彰明人倫昭察而性無不盡者原不着些子意思亦不費些子工夫止係其覺處精通故其生處順適因性之仁而由之爲仁初不知其爲仁而乃行乎仁因性之義而由之爲義初不知其爲義而乃行乎義也以後去全體仁義豈不大小難易畧有差殊憂勤惕勵固是一般而覺之初起恐未可同日語也已

問昨聞先生論人異禽獸幾希而及於易經其性及覺

悟大畧已詳而易之遞數今則敢請爲諸人一盡言之羅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道一則學亦一而已矣豈有聖人盡性只是一覺而聖人通易又不止是一覺也哉蓋語道而至大易則天地民物五倫萬善極其具備純全了無纖毫欠缺惟是聰明神聖方能與之脗合符同則大易可語道之全而聖心可語易之全矣然究竟其所以脗合所以符同則惟此覺字稍足以擬諸形容而學者亦可由圖入頭處也請爲諸君詳之蓋易之爲易其究塞寰

穹樞機造化惟是一神以靈妙而通顯之在天則萬萬而成象在地則萬萬而成形凡所成形象萬萬皆秉其元化之靈妙通顯而爲知能是以周徧活潑體段若可區分而眞精了無間隔昭彰謂之帝則繼承謂之己性而實則渾全是爲易理也此個易理本神明不測本靈顯無邊故物至則知之知之則幾動幾動則吉先帝則因靈其端倪心神亦順其應感象也者像乎此者也以其稍著故以爻言而實則皆其先幾之微渺而妙覺之員學也

故自天行之健象而卽象之以不息之自強自乾龍之初爻而卽效之以潛藏而勿用推而至於六十四象推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又不總是贊聖神妙覺以開其先而啓吾人純心以愼其動也哉然其中每以卜筮而爲言者蓋聖人欲示人幾先之爲靈而以龜著之出於無心者証之而其靈乃益顯矣欲示人以聖覺之爲妙而以玩占之周於萬變者証之而其妙乃益神矣要之言在卜筮而意主於知幾似未可以拘方而執泥之也問曰聖人

之神幾善易、幸已聞其梗槩、至吾儕欲從覺而希聖者、則當何如而用力也、曰此則如前大小難易之說、似又不可不預講。蓋之卦雖六十有四、而統之則獨在乾坤。乾坤雖云並列、而先之則又在於乾。故學者之於大易、欲以了達全經、則須是開通覺性。欲以開通覺性、則乾之一卦、最初宜先講者也。夫天也者、乾之形體。而乾也者、天之性情歟、乾即是天、而純粹以精、無時而不運也。天即是乾、而廣生並生、無處而不包也。無處不包則天體無

外矣天不外外乎我而我獨能外乎天哉無時不還則乾行不已矣乾不能已乎我而我獨能已乎乾哉是則大明乎乾之始而全經之始貫無所不明大明乎乾之終而全經之終貫無所不明益陰陽之內外遠近大小高下不過六位時成而天之體一盡乎此矣陰陽之消長進退順逆吉凶不過六虛周流而乾之健一盡乎此矣譬則規一設而天下更無餘圓矩一立而天下更無餘方然則乾卦之位定行周而六十四之外復有餘卦三百八十

四之外、復有餘爻也與哉、其視大舜之由行仁義以明乎庶物、而察乎人倫、沛然決江河而之四海、其於羣聖之大小難易、不耶昭乎、而指諸吾掌也哉。敢因幾希之論、而併及焉、幸不罪狂瞽而終教之、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羅子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學、須是由勉而安、今舍却行仁義、即要由

仁義行是不勞勉强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役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益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說由仁義行又從强勉處起手此段意思都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

實只是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若甚易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況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黽勉著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俱欲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詠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著

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斟酌詳，

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做，修為，徇務，執泥，

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

得閑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備，

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

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虛

費終身氣力，總只為出門一步差都，豈不大可惻

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也哉。

間爽惠望望而去，由由不舍，不免有失，已失人處何

孔子卽人已俱得羅子曰二聖人與孔子俱是成已成物之心但二聖人覺得費力孔子則分外輕省乃是不專求形迹而惟在我知體上圓徹自然可以仕止久速而非仕止久速所能滯限也故智之事也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羅子曰易象之贊必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

氏獨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以其立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悅諸乎心也，則曰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其倦，惟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便將一生精神，全付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刻便充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味也，吾人可漫漫輕看哉，

問孔子之時，與顏子之復，同異何如，羅子曰，顏子之一日復禮，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

以至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即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純也，則爲時，時而動之天也，則爲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所自來也歟。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爲孟子不取，且極辨其非耶，雖十日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未曾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即如告子此人，孟子極爲愛敬，謂能先我不動心，夫不動心是何等難事，况又先於孟子也耶，想其見性之學

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意上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可槩論也，今且道生爲之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孽之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也，嗜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爲人心之所同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爲言，在古則可道，在今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

在巳則可以語性在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義分內外故辨亦止辨其義外而未辨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爲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故以白喻之而以人物相混採之告子至此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嚮應承當則性幾神理頓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豈信兩關不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付一默也巳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蕭然、羅子乃喟然嘆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即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其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項、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動活。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固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

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有友人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羅子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問仁人心也一章羅子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爲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卽所由之路而爲義也故下文繼嘆曰人之所以終身履錯陷於罔谷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

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甚
大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反不知求
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爲求
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
博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
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
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
有此心只因逐物存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耶之
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

得其眞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爲主宰而發則爲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爲輕也愼之愼之

問仁人心也一章以後何爲只說放心而不說人路學問必如何而後可求放心畢子曰孔子云仁者人也孟子則直指以示曰仁何以是人蓋人身耳目口鼻皆以此心在其中乃生活妙應生活妙應非仁如何其生活應妙必有節次分辨即是心之義而所由以發用之路也惟人心在人身如此要

緊則心失而身即死人矣此所以爲可哀也人身與仁心原不相離則人能從事於學問而心即不違仁矣此求放心所以無他道也

問求放心即是致良知否羅子曰雖是一個工夫然用處稍有不同如求放心是未嘗知學之人須要發憤操持以立其志相似故曰將已放之心使反復入身來則知體精明方可下手致去即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也太約求放心是外以約之於中致良知是中以出之於外也其中愈精明則其

發愈詳密其發愈詳密則其中益精明矣曰如此用功與博約不亦相類耶曰博約亦離不得故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今於天地萬物而責備在我使此志卓然精明者即約以守其身也由吾身以統率天地萬物而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發用充周者即守其身而天下平也此個工夫從古至今原無兩用惟孔孟乃集其大成也

問或爲大人或爲小人章何如羅子曰天地間人是一團生理故其機不容自已上至公卿大夫下及

農工商賈，誰不求做個好人，又誰不有做人的路徑，但發足處，却要詳審，發足處只爭毫末，而在我成就，將天淵也，溪曾千里而已哉，如何是人正經的道路，蓋人之爲人，其體實有兩件，一件是吾人此個身子，有耳有目，有鼻有口，有手有足，此都從父精母血，凝聚而成，自內及外，只是一具骨肉而已，殊不知其中原有一件靈物，圓融活潑，變化妙用，在耳知聽，在目知視，在鼻知臭，在口知味，在手足知持行，而統會於方寸，空空洞洞，明明曉曉，名

之爲心也、心則孟子謂之曰大體、蓋體中之大者也。耳目口鼻四肢、孟子謂之曰小體、蓋體中之小者也。顧人從之何如耳。從其小則爲小人、從其大則爲大人、心止方寸、如何却爲大。身長七尺、如何却爲小。蓋目只管看色、耳只管聽聲、鼻只管臭味、四肢只管安逸、所欲所嗜所求、不過面前受用、不能相通、更不知有其他、其體段原已纖細、做人皆若在此等處去尋路行走、行得最好、便是今之鄉人出色者、田地足以充腹、廬舍足以安居、世業足

以貽傳子孫其一身口耳四肢也安頓停當不論
出仕在家却都成得個人但規模小小此雖是一
徑路然聖人說道從欲惟危蓋其發端既從口耳
四肢之欲着了脚此欲原是無厭足的東西若稍
放一步便貪求所當得外面雖圖掩覆而其中未
必光明其做人即落邪徑而成個小人中之憸邪
者再若行險機熟門面不顧耳淫於聲目亂於色
口體饕食四肢狠縱便墮坑塹荊棘反自戕其身
而爲兇人惡人以致於禽獸異類而莫可紀極者

矣究其根源也皆是各要出做人但起初由身家一念嗜欲中來末流遂不可救藥此可見小體之必不可從而小人一路決不可不審擇防閑也若吾心體段則藏之方寸之間而通之六合之外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其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强不得時節渾然冥然之中却指示一條平平正正是以自了此生的大路說道大人者要不失這一點赤子時曉知愛恭搃

知愛娘伶伶俐俐、不消慮、不消學的天地生成的

心也、此個真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毋誑、如

古之三遷善養、又遇着地方風俗淳美、又再有明

師爲之開發、良友爲之夾持、稍長便導以遜讓、食

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

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舉足而不

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爲善、思貽父

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一

生爲人、若果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做人

的大路。禮謂置之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西北海而準，推之前千古、後百世而準，是聯天下國家為一身，聯千年萬載為一息。視彼七尺之軀，而旦夕延命者何如耶。故只不失赤子之心，便可以名大人。而大人者，便可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而鬼神合吉凶也。孟氏從其大體為大人，真是格言至訓，簡易直截，惟在乎審所從而已矣。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與羅子門下無以異也。曰

既無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諸生請訓迪羅子曰聖賢惓惓垂教天下後世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亦皆可以會而通之如論語所謂時習

而悅朋來而樂中庸所謂率性為道脩道為教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兼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為無聖賢經傳喚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為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之人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

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諸生能趂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日久之以至終身歲月皆如此會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泉涓滴到海有期核種纖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眞便自久久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已也

羅子曰孟子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眞如此處殊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棄遂從而敝蓰之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瞍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之議公法若曰議親況父乎或謂不問必不慊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從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

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問盡心一章、羅子曰、此章書、是孟夫子自述其生平之所得、且以警悟及門諸賢也、蓋孟子學問受之子思、天命之性、故於天也、命也、性也、皆究極根原、了無疑貳、良由他既竭心思、而天聰明之盡、所以翻成性善一段話頭、來立個宗旨、開示後學、不想春秋戰國、異言喧豗、人性雜擾、習染已久、此言一出、不徒世情拂逆、卽在門之士、亦皆紛爭强辨、更不服從、雖以樂正之質美好善、亦在疑信之間、孟

予憶想諸人皆以性左三流前漫多自許能知而本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浮浪言辭先入作主眞正道脉反作尋常故昌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以人情好逸而惡勞此心易私而難公誰人肯於自性盡力去心上求之心上既未盡力而自性底蘊又何怪其不能精透而漫隨世俗以爲惡爲混爲三品而善則反疑貳不信也夫心性固是相因而天人原無二致自性若能直知則天便即無間隔夫孔子用功五十方知天命

今知性遂已知天，則知性果然非易事矣，人其可不盡心耶，至於存心一條，亦未必別有一段工夫，蓋心到盡處，已是極至之辭，今但常時盡而不間，即謂之存，性者心之生理，心存則性自條暢明朗，而謂之養，存而且養，便於天體顧諟周旋，順事而無所拂矣，然事天而周旋不舍，雖比之知天，更爲純密，但我去事天，終是兩個，而非一也，兩而未一，則壽夭終屬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即是以語聖神之理，恐亦難矣，惟夭壽不貳，至迹化而齊，終身

以俟命至情忘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即天矣譬之舜之與堯始而受其明揚側陋即知之眞處縱而蒙其館甥貳室即事之密處若論歷數在躬而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稱帝乃其極至處也但此章旨趣歸宿雖在性命而從入則屬心知蓋心者身之神明則主宰於一身而貫徹於八荒之外自其流通不已者則爲命自其生化無遺者則爲性自其統攝無端者則爲天人惟心知不妙則神明不顯於是形與天隔性與命離而聖不可希

矣。故善觀此章者，只專在盡心字，便頭頭盡理。善體此章者，只專在盡心二字，便時時得力。信哉學問之當講，而機竅之當求也已。

問盡心存心，知天事天，孟子原並舉以言，而先生却謂存心不必別用工夫，何也。羅子曰：天下道理，自具本源，而聖賢工夫，亦自有頭腦。今言心也，性也，天也，命也，一理也。雖意思渾融得好，然没個頭腦，却教學者如何用工。今精神最吃緊者，又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

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葢吾心分量卽天地之廣遠皆其併包民物之衆盛亦相融液其併包融液之體又皆玲瓏剔透潔淨微巧總是一團神明也所以盡之功最是爲先亦最是爲大然却最是爲難也所喜人有恒言隨事觀人皆爲盡心盡心而况此學獨不當先盡其心乎故古之善言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不憚劬勞不計歲月到得心思旣竭[illegible]

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盡

說天已是強爲區別，如何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

豈不一齊俱到也哉。奚止曰知曰事，就是最後立

命一着，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他年深歲久，歡

欣浹洽，我即是天，天即是我，而天人之關，别覓之

了不可得，天人已是兩忘，壽夭又更何有，故初則

必言盡心，而終則果然心盡而已。

或又問盡心一章，說有不同，何如。羅子曰：此章之說

如陽明先生極於初學助長精神，然孟夫子口氣

似覺未安、如晦菴先生雖得孟夫子口氣、然分析又覺稍多層節、某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似一片寒冰也、蓋心性密藏、微妙深遠、其研窮精微而知之真者、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畔岸、宛曲縈廻、而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如此以養、則心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潑潑渾渾融融矣、然知徹於天、則愈深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益純而

益衹是卽性之浮游渺漠不至寒冰何從堅定故吾此身卽心性之堅冰也若善知善養以顯著脩爲使心運乎身身體乎性亦卽冱寒其水而凝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之而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殀更何足言也哉一友從旁贊曰孟夫子他章言萬物皆備豈非專指心性及樂莫大焉則必反求諸身信是亦同此義曰卽此章書旨今將諸友理會亦未透妙義蓋反求諸己卽謂之知恕得快便卽謂之

仁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也學者其心未公則於恕必須强耳故强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諸君喜曰問盡心而知行恕豈非因此而識彼也耶

羅子在會講盡心章畢因詰諸友曰孟子說心說性說天何等精微未復言身不其淺乎爲言也衆皆默然羅子曰人作學問發於四支方爲眞學問動容中禮舞蹈不知四體不言而喻纔叫做責中適理美之至也衆皆有醒

問萬物皆備其說何如羅子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今學者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蓋天本無心以生物而爲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爲我

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爲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爲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爲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不誠善萬物之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爲體萬物以我身而爲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身其旣也物不徒物而反身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而身

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恭其爲體也誠一則其爲仁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强勉而已勉强云者强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强識乎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物我相通之幾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者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唯在强恕將圖行

恕必務反身然反身莫要於體物而體物尤貴于達天非天心之大仁之至蘊而輌氏願學之的矩也與哉

問反身而誠即是識得仁否羅子曰仁者人也人天地之心也故學者既識萬物我同體便反之於身以體乎萬物天則首之以天則足之我則心其間而清且寧之以致中和之極以臻位育之化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已者歟

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其

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慾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慾。嗜慾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着脚。雖强從嗜慾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慾矣。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知能並言。後却只言知何也。羅子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能是統坤。

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旣說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得心體之妙如此。乃今於陽明良知之宗。紛紛起議何也。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有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於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爲

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眞脉也，曰陽明說

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說良知

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說致的工夫處，

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何見得致的工，

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

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

弟，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

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

義而一國皆興義也，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耶、或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証人所同有

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証也哉、

問良知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時說、若年紀長

成、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

問官、而後能得無不通也、羅子曰不慮而知、是學

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

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

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何啻百千萬種也、但此

個知、原屬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爲而爲、命則莫之

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爲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

不免於慮且學也羅子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今覩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爲完成其實這塲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足法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illegible]

之搭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為父子足法；不慮而敬，方為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為學，不慮為慮，何不可也。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不學可同於聖，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溺於時說，入於其心，不能不疑，何以解之？羅子良久曰：子聞予言乃遽

生疑耶。曰然。羅子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羅子嘆曰。是卽爲不學而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誠然。羅子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㶳㶳否。曰甚是㶳㶳。曰卽欲不㶳㶳得乎。曰不能也。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赤子之心不在。而與聖人不同體乎。其友再拜以謝。羅子曰。今日爲學第一要得種子。禮云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本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眞種子也。然其正經註脚。則却曰仁者人也。人卽

赤子而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愛親故曰親親爲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其友復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氏果已說定但今日却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羅子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聞見務爲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即子貢原憲輩且信不及況其他耶所以賢知者俱各過求惟百姓則在日用却又不能知所以君子之道鮮耳學者果有作

聖眞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眞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眞是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境界如人舊有至寶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受用是何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眞是簡易明快所以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也其友復曰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他人人親親長長也耶羅子曰此却不要苛責於人今天下家家戶戶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諭他說即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正謂行矣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惟我

太祖即眞是見得透徹故敎諭數言即唐虞三代之治道盡矣惜當時無孔孟其人佐之亦是吾人無緣即見隆古太平也其友感悟

問心性分別何如。羅子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爲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尤先且急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爲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覷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爲隱。則必有所藏。既稱爲微。則必有所具。其端

倪囿慮可相通實際亦誠所出契也茲不咎其慮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是窮理事物將散殊以遡本原克私意念欲其矯强以還純一噫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而見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內也乃擁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者之暢茂實其內焉者所由來也學者於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爲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

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即其深究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自將觸類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而調達，豈非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也哉，惟吾儕共勉之、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illegible]去來之句，因詰之曰，予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於

是諸友。議或謂本無去來，而今則不見；或謂繇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爾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

爲知之卽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卽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耶

問先生論形色天性一章闡與衆不同何如羅子曰其說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口氣則似於形色稍重而今說者多詳性而略形更覺無意味也大要亦自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爲重及譚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爲奇崛軻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卽所

以爲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心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之詠，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而終之曰三十六宮

都是春蓋形軀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旣相往來則乾爻十八總爲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作長春所以脩心練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羅子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則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勵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可

欲便須審實如何為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神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與他起手也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為固有使是信有諸巳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巳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為神不可測也只些些子善中包含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有

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爲種子而生成之别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而培植之别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令人初産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强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卽原先赤子成之

但人父母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柰煩等待也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只說義何如羅子曰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克字方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進而克之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之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克者也克之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已不以言餂

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爲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義禮智信皆仁也

羅子曰今天下之言道者亦衆矣道而不知所以學與學而不知所以用其學者皆非言之善者也孟軻氏嘗述夫善言矣曰言近而指遠又嘗述夫善道矣曰守約而施博然究其所以近而可遠約而能博則惟在君子守其身而天下平焉夫今君子以道爲學學而思善其用於不窮也非齊家治國以及於平天下焉則奚貴哉然國家天下也信庸

遠而博大矣其實則人焉盡之家國天下之人亦信衆多而莫之紀極矣其實則身焉盡之是身之爲身也近而即之則爲一推而遠之則爲萬一之而可萬焉則爲博萬之而可一焉則爲約蓋人之身莫不猶吾之身而吾之身未有不可以爲人之守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不求乎於天下而求乎於吾之一身則學不徒學而有以爲用用不徒用而且足以濟之於不窮矣譬則大匠以爲方而執之矩焉雖不求物之方而其方不可勝用也爲圓

而執之規焉。雖不求物之圓而其圓不可勝用也。夫言學而至於平天下。言學之所以[illegible]平天下而至於其身之守。是因執矩以爲方而執規以爲圓也。故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夫道則奚有大小哉。操之約而及之廣。由近則觀而遠則泥之間焉而已矣。

問孟子要闢楊墨。其法度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羅子曰。經是何物。卽今織機經綫。周匝百千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卽世界

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日亦數十遭周廻世界所以爲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廻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虛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虛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

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不變以至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經則兩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如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默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于經

綸中矣又何足辨也耶

一貫編下孟尾